

美術叢書

初集第三輯一冊

✓

初集第三輯

美術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

辛亥孟春初刊戊辰十月復印

民國廿五年夏三版重訂續完



376511

昭和 13.8.26

美術叢書初集第三輯目錄

書法約言

宋曹

畫眼

董其昌

畫訣

孔衍棫

冬心畫竹題記

金農

冬心畫梅題記

金農

冬心畫馬題記

金農

冬心畫佛題記

金農

冬心自寫真題記

金農

陽羨名陶錄

吳騫

審器說

程哲

後觀石錄

毛奇齡

勇盧閒話

趙之謙

士那補釋

張義樹

負暄野錄

陳標

香齋錄言

來曹

美齋書目其卷二目録

書法約言

鹽城宋曹射陵著

總論

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由從不虛發今人好溺偏固任筆為體恣意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顛錯究於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升晉魏之堂乎凡運筆

有起止

俱一筆一  
俱有起

止有緩急

緩以會  
急以取

有映帶

映帶以  
連脈絡

有回環

即無往不  
收之意

有輕重

凡轉肩過渡用輕  
凡畫捺蹲駐用重

有轉折

如用鋒向左必轉鋒向  
肩必內方外員書一捺必內直外

方須有轉折之妙方不板實

有虛實

如指用實而掌用虛如肘用實而腕用虛如  
小書用實處而大書則用虛更大則周身皆

用有偏正偶用偏鋒亦以取勢然正鋒不可有藏鋒有露鋒藏鋒以包

以縱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糢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截鐵之意方妙即無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

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雖行臥皆可以意爲之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處方

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脫去摹擬蹊徑自出

機軸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優游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

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總不能離本來面目

以言乎神烏可得乎古有云書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謂離者務須

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脫于腕仍養于心方無右軍習氣筆筆摹擬不能

習魯公所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字外之奇言不能盡故學子敬者畫

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謂學右軍者因無畫之跡亦無畫之名矣

計甫草曰讀此論如聞龜年  
說天寶遺事令人感發起舞

又

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搨善本細玩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  
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  
再學再思再思再按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  
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  
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要知把握亦無定法熟則  
巧生又須拙多於巧而後真巧生焉但忌實掌掌實則不能轉動自由務求  
筆力從腕中來筆頭令剛勁手腕令輕便點畫波掠騰躍頓挫無往不宜若  
掌實不得自由乃成稜角縱佳亦是露鋒筆機死矣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



鋒全常想筆鋒在畫中則左右逢源靜燥俱稱學字既成猶養于心令無俗氣而藏鋒漸熟藏鋒之法全在握筆勿深深者掌實之謂也譬之足踏馬鐙淺則易於出入執筆亦如之楷法如快馬斫陣不可令滯行如坐臥行立各極其致草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遏先作者爲主後作者爲賓必須賓主相顧起伏相承疏取風神密取蒼老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主其內而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其外而法取乎輕健使骨肉停勻氣脉貫通疏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太肥則質濁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采何來肉多而骨微者謂之墨豬骨多而肉微者謂之枯藤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然筆意貴淡不貴

豔貴暢不貴緊貴涵泳不貴顯露貴自然不貴作意蓋形圓則潤勢疾則澀不宜太緊而取勁不宜太險而取峻遲則生妍而姿態毋媚速則生骨而筋絡勿牽能速而速故以取神應遲不遲反覺失勢無論藏鋒出鋒都要章法安好不可虧其點畫而使氣勢支離夫欲書先須凝神靜思懷抱蕭散陶性寫情預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後書之若迫于事拘于時屈于勢雖鍾王不能佳也凡書成宜自觀其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於小節畏懼生疑迷於筆先惑於腕下不成書矣今人作書如新婦梳粧極意點綴終無烈婦態也何今之不逮古歟

曹秋岳曰是論如爛漫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可稱書家三昧

魏叔子曰射老論書法真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答客問書法

客謂射陵子曰作書之法有所謂執可得聞乎射陵子曰非深淺得宜長短咸適之謂乎曰其次謂使可得聞乎曰非縱橫不亂牽掣不拘之謂乎曰次謂轉可得聞乎曰非鈎環不乖盤紆相屬之謂乎曰次謂用可得聞乎曰非一點分向背一畫辨起伏之謂乎曰又有淹留勁疾之法可得聞乎曰非能速不速是謂淹留能留不留方能勁疾之謂乎曰不可使狀如算子大小齊平一等可得聞乎曰非分布不可排偶體勢不可倒置各盡其字之真態之謂乎曰又有體用兼收脫化無我可得聞乎曰非要領了然意先筆後導之如注頓之若山電激龍飛之勢雲崩獸駭之奇無所不至之謂乎曰又有蹇鈍滑突之弊可得聞乎曰非以狐疑而故作淹留以狼籍而故稱疏脫之謂

乎曰如巨石當路枯槎架險可得聞乎曰非妍姿不足體質猶存有意剛方而終爲強項之謂乎曰如秋蛇纏物春花落蕊可得聞乎曰非骨氣相離專事柔媚存心紆緩而終爲俗胎之謂乎曰又有脫易不收輕鎖任意全無紀律隨手弊生可得聞乎曰非失於規矩流於酬應撓于世務染于俗吏之謂乎曰善哉言乎願請其詳曰書法之要先別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質而今人用妍古人務虛而今人務滿質所以違時妍所以趨俗虛所以專精滿所以自畫也予弱冠知學書留心越四紀枕畔與行麓中嘗置諸帖時時摹倣倍加思憶寒暑不移風雨無間雖窮愁患難莫不與諸帖俱復嘗慨漢晉以逮有唐諸先正已遠無從起而質問間有所會或亦茫然所謂功力智巧凜然不敢自許大約聞之古人云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而規矩所在必從

古人學規矩則老不如少思運用則少不如老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又要于竿頭進步時得取勢取致之妙非勁利不能取勢非使轉不能取致若果于險絕處復歸平正雖平正時亦能包險絕之趣而勢與致兩得之矣故志學之士必須到愁慘處方能心悟腕從言忘意得功效兼優性情歸一而後成書客退而書諸紳射陵逸史曰茲篇作問答語間用筆陣圖與書譜成句非褻取也不過假此以爲注疏俾志學之士一見了然豈不快歟

湯惕菴曰讀此文深加體貼學問功夫次第與鍛鍊人品之法總歸于剛柔合德身世咸宜字字可作泛海指南不止學書法而已

論作字之始

伏羲一畫開天發造化之機而文字始立自是有龍書穗書雲書鳥書蟲書  
龜書螺書蝌蚪書鐘鼎書以至虎爪蚊脚蝦蟆子皆取形而作書古帝啟萌  
倉頡肇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史籀從此變而爲大篆李斯又變而爲小  
篆王次仲又變而爲八分程邈又變而爲隸書蔡邕又變而爲飛白飛白者  
隸書之捷也隸書又八分之捷也八分減小篆之半小篆又減大篆之半去  
古漸遠書體漸真故六義八體旣行於世而楷法於是乎生矣

論楷書

蓋作楷先須令字內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簡  
長短廣狹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狀但能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於筆  
畫之間而遏其意趣使筆筆著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其自然乃爲有法

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又須骨涵於中筋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結構貴密否則懶散無神若太密恐涉於俗作小楷易於局促務令開闊有大字體段易於局促者病在把筆苦緊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虛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耳非書也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故專務嚴整極意歐顏歐顏諸家宜於朝廟誥勅若論其常當法鍾王及虞書東方畫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他不必取也

### 論行書

凡作書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於運筆真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於後漢劉德昇魏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即真書之少縱略

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非真非草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疏映帶安雅筋力老健風骨灑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肥瘠相稱徐行緩步令有規矩左顧右盼毋乖節目運用不宜太遲遲則癡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則窘步而失勢布置有度起止便靈體用不均性情安託有攻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攻神采不變若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無機智之跡無馳騁之形要知強梁非勇柔弱非和若優游中實剛勁志專神應心平手隨體物流行因時變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別總皆取法右軍禊帖懷仁聖教序大令鄱陽鴨頭丸劉道士鵝羣諸帖而諸家行體次之



論草書

漢興有草書徐鍇謂張竝作草竝草在漢興之後無疑迨杜度崔瑗崔實草法始暢張伯英又從而變之王逸少力兼衆美會成一家號爲書聖王大令得逸少之遺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脉貫通後人稱爲一筆書自伯英始也衛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後張顛懷素皆稱草聖顛喜肥素喜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間如印泥畫沙起伏隨勢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側草書時用側鋒而神奇出焉逸少嘗云作草令其筆開自然勁健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托左爲外拓右爲內伏內伏有度始爲藏鋒若筆盡墨枯又須接鋒以取興無常則也然草書貴通暢下墨易於疾疾時須令少緩緩以仿古疾以出奇或歛束相

抱或婆娑四垂或陰森而高舉或脫落而參差忽往復收乍斷復連承上生下戀子顧母種種筆法如人坐臥行立奔趨揖讓歌舞擗踊醉狂顛伏各盡意態方爲有得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屬十數字而不斷縈結如遊絲一片乃不善學者之大弊也古人見蛇鬪與擔夫爭道而悟草書顏魯公曰張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與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可見草體無定必以古人爲法而後能悟生於古法之外也生悟於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我立法也射陵逸史曰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以靈轉取致如企鳥時志在飛猛獸駭意將馳無非要生動要脫化會得斯旨當自悟耳

王青岩曰合真行草三論讀之從思入從悟出逢源之妙難以形求不測之至難以知喻幾幾乎得無所得忘無所忘與天遊

與神化其實是苦心密諦啓迪來學卓  
爾躍如能者從之幸無負此老婆心哉

查伊璜曰作書不法古人猶兵家之無旌旗壘也何以克敵  
乎射陵作書全是老將用兵若胸中素無壁壘又安能瞭然於

手口與

書法約言終

畫眼

明 董其昌著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游邱壑間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  
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  
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  
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  
米敷文居京口之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  
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  
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  
是透網鱗也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畧也  
有詳處必要有畧處虛實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思過半矣

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勳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皆秘訣也

畫須先工樹本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澹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



筆跡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邱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驢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  
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  
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  
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  
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  
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  
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

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拘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東坡贊吳道元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驟網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茗雪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童兒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

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

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嶽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榦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邱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

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疏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木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綠汁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頭半明半暗又



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郭汾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唯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茗雪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閩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王右丞畫余從樵李頊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競人局脊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風

雁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雅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做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煙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得夢見因與

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

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意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真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唯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

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  
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王維有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  
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  
余請清齋三日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  
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  
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折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  
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  
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  
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峰石色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唯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况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成得右丞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邱舍發而橫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爲馮長公游黃山時

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由再覩頃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旣展之即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

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眞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  
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轡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耶  
營邱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  
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  
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黃壑中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減  
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  
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尙有畦逕不若大年  
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渡錢塘次馮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澹宕之致輞川多不皴唯有拘染猶是南宋人手迹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覲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唯有心豔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

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爲何如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雲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  
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  
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  
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人  
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  
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  
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  
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暮之變態

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  
縈故耶元季諸君子畫唯兩派一爲董源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  
亦猶源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  
隻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  
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  
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  
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  
之與臨本同若爾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

家山深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逕路耶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  
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朔日至金闥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木鬱葱真駭心動目之觀乃  
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予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苑烏能夢  
見南宮耶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峰點黛不知  
從董雙蛾遠山袖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  
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有餘地運斤成風

古今一人而已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尙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閭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予少學子久山水中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倣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

元時畫道最盛時董巨獨行外此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倪黃一蓋風尙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

目皆正耳予非不好元季四家畫而泝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  
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驪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  
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  
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  
耳不聞鼓吹鬩駢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  
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  
如來地也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  
魯男子學柳下惠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跡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

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子昂嘗有創爲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生知非虛也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韻予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煙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予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

久倪元鎮頡頏並重曹本師馮觀郭熙此幅則倣巨然尤異平時之作藏此以傳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肖大癡者予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

予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鉤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邱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畫師甜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

士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已稍有瑕疵主於張僧繇畫闔立本以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斂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句相標譽者俯仰間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妙跡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

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

顧仲方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畫秋景唯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唯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予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絕

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米跋于海岳菴中不似人間鈎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輦入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流傳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權真堪與萬乘埒也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此矣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爲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拓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吾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詔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昭道惜骨力乏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

高彥敬尙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眞伯仲不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邱有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家嘗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書上作

桃源人以應畫識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中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商權作獅子林圖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能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上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

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邱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畫眼終

未請觀險疑回首眼能共與誠張子益其面亦有得也

畫人精大矣其神韻中皆寓書畫法亦又天半以氣宗室不辭其畫再購

畫眼之深察畫與交行君子性與畫得外則畫法非五筆用所其夢見也其

畫眼之深察畫與交行君子性與畫得外則畫法非五筆用所其夢見也其

畫眼之深察畫與交行君子性與畫得外則畫法非五筆用所其夢見也其

畫眼之深察畫與交行君子性與畫得外則畫法非五筆用所其夢見也其

畫訣

曲阜孔衍棻石村著

古今畫家用水渲染不易之法也渴筆滷染古人未闢此境余幼師石田  
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似稍有得因靜心自思筆筆石田終在古  
人範圍乃窮日夜之思忽結別想偶以渴筆滷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却俗  
態久乃益精幸不爲鑒賞家所鄙實由苦心未忍自泯因書畫訣藏篋中  
俟同心云

立意

余作畫每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于落想然後層層畫去

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縹緲全在雲煙乃聯貫樹石合爲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烟虛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 運筆

畫用軟毫取其活動作勢筆態便俗余止取湖穎連筆一如寫字用中鋒也

### 造景

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可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

### 位置

又怪畫用成稿離稿不能自裁故畫全無生氣惟素已理明某宜樹石宜高山宜平坡宜亭臺宜舟楫胸有定見自然位置妥當任意揮寫有何滯礙奚

必拘用成稿

避俗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

點綴

畫忌淺露石顛樹隙之間屋宇亭臺之上宜用點葉補綴或樹杪樹旁亦用淡葉擁護其難收結處雲烟斷之殊有蒼茫之氣亦深藏莫測

渴染

墨少着水重磨用禿湖穎不着水即醮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起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

鈎葉白着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清每一石止渴染皴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爲輪郭外用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細畫去有聚有散皆用渴染樹石房屋橋梁舟楫凡外空處皆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却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于上

款識

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蓋補畫之空處也如左有高山右邊空虛款

即在右右邊亦然不可侵畫位字行須有法字體勿苟簡

圖章

用圖章甯小勿大大即不雅或書詩章亦不必用引首

昔人畫論山水賦諸規式其法已備凡此數則乃讀書作文之暇不煩別有所需即以作文之筆作文之理作畫工拙非所計只取自怡悅耳不堪持贈人也

畫訣終

(B)  
908.1  
4435  
1936  
v.1  
no.3  
~\*1  
0376511



(B)  
908.1  
4435  
1936  
v.1  
no.3  
pt.1